

A18 大公園



我從沒想過，一部電視劇居然能在我們年齡層參差不齊的辦公室裏引起這麼熱烈的討論，而參與討論的代表人群更是從七〇後到九〇後都有，就連六〇後的主管大叔都一改往日的嚴肅，時不時地插上幾句嘴，還滿臉一副欲言又止的感慨之態。

引起這一波討論的電視劇就是內地正在熱播的《都挺好》。

這部討論原生家庭對兒女影響的電視劇，自開播就成為了網上的熱搜常客。因為題材貼近生活，自然就容易引起觀者的共鳴和感慨。且不說網上各式各樣的討論和留言，光我辦公室裏的這一波討論就夠精彩的了。

最先打開話題的是向來行事風風火火的李姐，她彷彿一串突然被煙頭引爆的鞭炮，辦公室裏立時一陣劈裏啪啦：「看到明玉她媽對她那個樣兒啊，我馬上就想到我父母，真是氣人！」李姐是七五後，有一個哥哥，父母是普通的農民，收入有限，在那個年代理所當然地就把家裏所有的資源都給了兒子，她哥高中復讀兩年後終於考上大學，後又讀了研，畢業後留在北京成家立業了。一心想要脫離土地、遠離農村的李姐，和劇中的明玉一樣，學習刻苦，脾氣倔強，不得父母

由《都挺好》引發的討論

潘越



◀內地正在熱播的電視劇《都挺好》討論原生家庭對兒女影響 資料圖片

心疼，但她有自知之明，知道爭吵只能徒增怨憤，自願選擇了師範學院，在年少時便離開了那個江北的小鄉村。

時移世易，往事雖然已經過去，但對李姐來說影響始終是存在的，而她新的煩惱是：父母好像深諳旁敲側擊之道，常常在她面前念叨「你哥如何如何，你哥怎麼怎麼對我好，你哥每天都打電話……」時間久了李姐便也膩了，回老家的次數越來越少，只在逢

年過節時才回去走個形式，哥哥見狀便時不時地奚落她不孝，一家人的感情日漸疏遠。

七〇後的老王是家裏的長子，下面也只有一个妹妹，可父母卻把家裏的老宅子過戶給了妹妹，惹得他媳婦一度要和他離婚。原因無他，因為他母親從他結婚開始就與兒媳婦不合，多年來只和閨女親如一家，除了兒子，兒媳婦和孫女都很少看在眼裏的。以至於老王說起家事，也是一腦門子的煩心事。

孩子沒有學歷沒有房沒有車，連媳婦兒都娶不上呢。閨女將來總是要嫁出去的，幫她挑個條件好的老公就是了。」

此話一出，辦公室裏不免一陣尬笑——看吧，怪父母容易，到自己做父母的時候就明白一碗水要端平可不簡單呢。以至於我常在辦公室調侃想要生二胎的同事：不是家裏的老大自私，要哭着喊着威脅爸媽不許生二胎，根本原因是老大不相信做爸媽的能真正做到公平。

從父母的角度考慮，再生一個，將來老的時候，有兩個孩子一起分擔，負擔會輕點，兩個孩子也能做個伴兒。但誰能保證，在父母的差別對待下，孩子們還可以和諧相處而不是心生嫌隙？而在不公平環境下長大的兩個孩子，會在父母年老多病的時候，心無旁騖地公平承擔起贍養父母的責任嗎？

說到底，為人父母是一個很大的課題，為多個子女的父自然課業更重——不厚此薄彼，不讓任何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留下心理陰影不是停留在嘴上的口號。畢竟對父母而言自然可以選擇生幾個孩子或者偏疼哪一個，但對孩子而言，父母既無法選擇且一生只會有此一雙。

但願《都挺好》劇中的悲劇在現實生活能盡量減少，但願對原生家庭有怨有恨的兒女都能最終放下，真正做到一家人，都挺好。

娜拉：從「玩偶」到「符號」

賴秀敏



一百年前的一九一九年，是一個渴望自由、鼎革新的時代。出走，未嘗不是「自由」的一個變種命題。其時，易卜生在中國的「文本旅行」，締造了一個流傳極廣，影響很大的符號：娜拉。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在經歷一場家庭變故之後，終於看清了丈夫的真實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於是，她大聲喊出「我是一個人」的宣言，從家庭出走。

當時，民國青年普遍籠罩在封建包辦婚姻的陰影下，娜拉的出現提供了一條反叛的導火索。胡適在《玩偶之家》的影響下，寫了一部戲劇作品《終生大事》。其中，女主角田小姐和陳先生戀愛，而其父母竟以幾百年前田、陳一家的荒謬理由，干涉他們的婚姻。田小姐留下「孩兒的終生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陳先生一起從家庭出走。伴隨著《終生大事》出現的，還有一系列「娜拉劇」，如歐陽予倩的《潑婦》，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歷史劇《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靈塔》等。

娜拉從一個家庭中的「玩偶」，到掙脫「玩偶」的身份，在中國語境中化身為一個象徵著「自由」的符號。魯迅提出：娜拉作為一個符號，以及這個符號衍生的一系列運動，很容易陷入「夢醒了無路可走」的陷阱中。在《娜拉走後怎樣》中，魯迅認為：「人生最苦痛的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了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

之後，娜拉作為一個符號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這個寓意女性自由、人性解放的象徵符號，被鋪天蓋地的「革命」論述徵用。例如，在茅盾一九二九年的小說《虹》中，主人公梅行素不滿於娜拉「全心靈地意識到自己是『女性』」，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濃郁的女性和更濃郁的母性」，準備獻身給「更偉大的前程」，「準備把身體交給第三個戀人——主義」。在此，女性乃至人的靈魂和身份不再自由，而是隨時準備「獻身」、「奉獻」。在革命話語的「傾軋」下，娜拉被「革命化」。時間來到一九三六年，這種革命論述的力量日益強盛。夏衍創作三幕劇《秋瑾傳》，以秋瑾作為中華女性的榜樣，讚揚這種把個人生命奉獻給革命事業的精神。在此，娜拉作為一個曾經的符號，已然在革命論述中被全然淹沒。

一九四二年，郭沫若重新提出一九二八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提出的困惑，並在《〈娜拉〉的答案》中指出，秋瑾用生命寫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她終於以先覺者的姿態，大徹大悟地突破了不合理的樊籬，而為中國的新女性，為中國的新性道德，創立了一個新紀元。」

回到歷史語境，娜拉這個人物形象從「玩偶」到「符號」，最後被革命論述收編的整個轉變過程提示我們，娜拉作為一個象徵物與家國、社會、時代之間所形成的同構關係。

甘陽曾在一九八九年的文章《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關失面》中對此觀點有過相關論述。他認為：「五四」個性解放思潮，任何主張都與社會改造這個大目標緊密相連。對於娜拉的出走，人們所為之群情激昂的是她這個行動背後的象徵意義：一個全新的、自由的社會的來臨。因此，自由實際上並非指向一種個人自由的結果，而指向一種手段。

娜拉這個人物形象背後的嬗變，揭示了「五四」話語建構的另一個面向：自由和解放的口號與主張，實則並不是為了個人本身，而是為了讓被束縛的個人成為一個新的主體，以便其順利進入新的國家體制的建構，無障礙地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易卜生《玩偶之家》變故後開始改變自我。圖為話劇《玩偶之家》劇照 資料圖片



怡東酒店是香港人的老相識，我是其中一個，曾經是它的鄰居，咖啡座的茶客。

經歷四十六年歲月的怡東，三月三十一號結業，結業前一晚，舉辦「有緣再『會』」派對，參與派對的「粉絲」最後一次品嚐酒店美食，欣賞維港夜色，賓主告別。

怡東酒店是老牌英資「四大洋行」之一怡和集團擁有，一九七三年開業，同年，正是中區「康樂大廈」落成啟用，以第一座摩天大廈的姿態矗立香港，這年可說是「渣甸」（怡和）年，怡和班是必然「行政局」成員、「立法局」必然非官守議員，一個財雄勢大的財團蒸蒸日上。

七十年代我家住灣邊大廈，走過一個街口是怡東酒店，看着它建起至酒店開幕，那時，酒店自助餐每位十元，下午茶套餐三元，首次與家人光顧咖啡座試新鮮。怡東咖啡座開放式，大半座位設在行人道旁，以路邊茶座，中間為空間，看到大堂，在各大酒店中至今仍具特色，一直成為中產者約會及交談事務的地方。孩子經常往維園玩秋千，經過酒店對出的告士打道海邊怡和炮台，特別感興趣，怡和中午放午炮，每年除夕夜奉行鳴炮儀式迎接新年。搬屋後多是因為郵票拍賣到怡東，一家郵票拍賣行每年春秋二季拍賣，租用三樓海面的會議廳舉行，中段休息時間供應簡單咖啡、奶茶及中西點心，一邊喝

咖啡，一邊看維港及近處的遊艇俱樂部，裏面有一座安徒生童話中的美人魚，以丹麥原形雕鑄，有一年卻被人潛入，鋸斷美人魚的手臂。這些故事拼湊起我對怡東酒店的記憶。

告別派對「有緣再『會』」使用的會字，突然觸動我的想法，「會」字再加引號，想要說些什麼，是不是向香港表達什麼潛語。怡東酒店的結束，可以另有選擇，把酒店出售，套取資金，怡和集團沒有這樣，而是宣布重新投資五十億元，重建為一座綜合商業大廈，預計用六年時間建成。社會對此推算為集團新的訊息。

怡東酒店的所在地，是香港史上第一次拍賣的地皮，當時由怡和洋行投得，由此，怡和擁有地皮，大展拳腳，成為「銅鑼灣

怡東酒店的話題

張茅



▲怡東酒店於本月底結業，將改造為商廈 資料圖片

地主」。說到那一次賣地，有一段插曲少為人知，此次拍賣不在香港進行，拍賣會選在澳門。一八四一年英國派駐香港商務總監義律，是年劃出維港海旁四十幅地段公開拍賣，義律選在澳門，有他的考慮，當時，許多英人商人公司設在香港，但選擇澳門而居，原因是香港的住屋、商店、消費及文化尚未形成英國人的生活圈，葡人首先東來，南歐的生活、文化、人際已在澳門立足，對於來北歐的英國商人頗有適應，在居住與物質供應尚可滿足。香港英國商人及政要人物熱衷賽馬，最初賽馬用的馬匹，也是由澳門船運到香港。義律第一次賣地看來患得患失，為遷就英國商，遂主動將拍賣場設在澳門。

當時怡和對投地十分熱心，這次共賣出三十三幅，每幅最低價二十英鎊，最高價二百六十五英鎊，怡和（渣甸）、順地洋行、林賽洋行、端拿洋行為大買家，怡和買下如今怡東酒店一帶，包括東角道一帶的銅鑼灣大片地，在此興建船廠、糖廠、製冰廠、倉庫，五十年代仍有圍牆，渣甸倉大門在東角道灣位，由印度人看守。怡和由「銅鑼灣地主」再而為「中環大地主」，現在百德新街住宅樓、香港貿易中心、怡東酒店所在地，就是當年怡和買入的地皮。

怡和投入五十億元重建怡東酒店，改作綜合商業大廈，是自一九八四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商業投資，也是這一舉措引起商界以至市民熱議的原因。

不由想起兩則怡和與內地的新聞報道，去年三月初，怡和集團主席凱瑟克家出現成都，與四川省委常委兼市委書記會晤，他沒走訪沿海大城市如上海，而是深入內陸省市，原因是怡和集團已在成都開設四家奔馳經銷公司，此外還發展多個地產項目，集團在四川的年收入高達一百五十億人民幣。凱瑟克稱讚「成都是中國最宜商的城市」。同年四月，董事局副主席詹姆遜·沙宣訪問武漢市，訪當地卓爾集團，表示將進一步加大怡和在武漢投資，多領域深度合作。

四十年河西，四十年河東，內地改革開放四十年，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將融入大灣區建設，景象大不一樣，這將為香港發展添上紅利且是更有投資價值的都會，聰明的商人與時俱進。

三月的春帷

李丹崖



草也長了，鶯也飛了，二月翩然而過，接着，世界就是三月的。

節令是一幅畫，被時間的紅綢子蒙着，二月僅僅是剛剛拽開的一角，到了三月，已經露出半個輪廓了。

桃花掩面，那個唐詩裏不知道何處去的人，空留一窗桃花，獨對桃花釀。三月的春帷裏，人在室內，花在外，花亂開，喧囂如潮；人要慶心花爛漫，要慶枯守落寞，花的姿顏會讓他更加難堪。

三月，最適宜去天青色的江南。這時候的江南，淺灰色的底子，天青色的磚瓦，最適宜桃花、海棠、紫薇來裝扮。正所謂「畫龍點睛」，這些畫，就是用來點睛的。它們一開，江南就活了。

亂雨敲春。春日裏，江南總多雨。坐在屋內，看街上急急匆匆趕路的人，有女子頭頂一隻帆布包，穿



▲桃花盛開，一口青團，滿是春天的味道 資料圖片

來，這似乎是禁錮了一冬，逃逸出來的春天的味道。

也有吃青團的。在我看來，青團，簡直就是把整個春天都吃進肚皮。清代的美食家袁枚在《隨園食單》裏有這段文字：「搗青草為汁，和粉作粉團，色如碧玉。」人越是缺什麼就越想什麼，所以，面對這些青草，人是飢渴的，被枯草侵佔了太多時間的人，到了春天，如飢似渴，對這些青碧欲滴的事物完全沒有免疫力，索性糝進麵食裏，蒸熟了來吃。甚至想把整個春天都搬入自己的廚房，搬上自家的籠屉，蒸熟了來吃，這才叫過癮。

在皖北，也有關於春天的美食，多半都在樹枝上。擰下來一串榆錢，或者是一些洋槐花，擇淨了，用水沖洗，拌了麵粉來蒸食，然後用麻油澆淋，吃起來味道鮮美得很。說也奇怪，我每次吃這些蒸菜，似乎文字書寫的靈感也都來得快一些。

三月的春帷，在草木之間，在鳥雀的喉舌裏，在一日三餐之中，都在徐徐拉開，這樣一場演出，賞心悅目，說句誇張的話，一年之中，我們能把後續的三個季節活得有模有樣，全靠了三月帶給我們的信心和美妙。